

萬里和戎待罪歸

(本文插圖刊第6、25、26頁)

于凌波

隨節俄京保管專檔

蔡運辰，字貢芝，號念生，法名寬運，遼東（今安東省）鳳凰城人，清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生，父名景鵬，字雲海，隸滿洲旗籍，官盛京戶部主事。母呂氏，名鳳伏，為呂秀才龍文季女，呂秀才以兵亂中病死，鳳伏偕幼妹鳳春，奉寡母以居。鳳伏伯父呂得文，素行無賴，為謀產欺孤，將鳳伏姊妹鬻與海濱富室，並率強徒劫二女以去，二女素貞烈，義不受辱，途中吞鴉片烟自盡，鳳春死，鳳伏獲救，誓為妹申冤，自縣、府、道層層訟訴，不得直，最後申訴到省，擱奉天將軍與投狀，大轎前的差役鞭棍齊下，鳳伏忍死不退，終於遞上狀子，後來鳳春冤情得申，惡人伏法，地方人士以鳳春貞烈，建「呂姑祠」以祀之。這是光緒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間的事。

鳳伏於妹冤得申後，于歸蔡雲海，翌年生運辰，運辰幼讀私塾（他在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中，學歷欄即填寫「私塾」二字），十二歲以後，隨名塾師胡秀才溪午習詩文，十六歲參加東邊道鎮守使馬龍潭主辦的五縣會文大考，他與他

的老師胡秀才都報名參加，考試時一日要在考場中作四首詩、兩篇文，報考者沒有年齡和資格的限制，很多清末有功名的文士都報名參加。放榜之日，運辰名列第二，他的老師胡秀才名列第五，事後主考說本來要錄他為榜首，但從字跡上看他還年輕，怕養成他的驕矜，所以壓抑為第二，由於這次考試，使他神童之名傳遍鄉里。

運辰自幼能詩，在他遺著的「如是庵詩存」中，收有他少年時代「夜讀」詩二首，錄一如下：

「中夜起讀書，燈影透簾帷。

阿母言我兒，莫為古人欺。

心血既有耗，腦力亦云虧。

胡不小自節，而此孜孜為。

兒笑言否否，厥理不在茲。

相彼清梁子，豈無中年美？

枕經鋤史者，亦有享期頤。

苟能朝聞道，夕死美足悲。」

另有「十八歲生日」詩：

「昔聞齊子奇，十八治阿邑。

一戰敗魏師，千載名洋溢。
我今及此年，所撫惟詩書。
空云著述長，名世安可必。
且欲事高蹈，泉石結幽契。」

民國十七年他十八歲，鳳城縣長沈觀澄，修「鳳城縣誌」，聘胡溪午與蔡運辰同任鳳城縣誌編修。修訂鳳城縣誌，為時二年餘，成縣誌四大冊，這一民國初年版本的鳳城縣誌，今美國國會圖書館尚保存一部。

運辰二十歲入仕途，在奉天省政府，先後任科長、秘書等職。民國十三年，第二次奉直大戰，吳佩孚兵敗撤關，奉軍戰勝，初次入關，雙城莫德惠任農商部次長代理部務，邀運辰入農商部任秘書，辦理機要。十四年政局丕變，莫德惠調任奉天省長，調運辰任省府秘書長。十五年奉軍二次入關，十六年六月張作霖在北京就任大元帥，莫德惠任農商部長，運辰入農商部，任簡任參事，仍負責機要如前。

時值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，十七年五月，國民革命軍逼近北平，張作霖見大勢已去，於六月

三日撤退出關，六月四日火車抵京奉路與南滿路交點皇姑屯車站，為日人預埋之炸彈爆發重傷致死。時莫德惠與蔡運辰均在這列火車上，莫德惠全身炸傷六十餘處，幸未傷到要害，運辰也手臂受到彈片的擦傷。

民國十七年冬天，東北將易幟，日本出面干涉。東北人士組織「慶賀日皇加冕代表團」，名義上是赴日慶賀日皇加冕，實際的目的是會晤日本田中首相，說明東北易幟，意在中國統一抗俄，以消彌日人的阻撓。

這個代表團由莫德惠任團長，運辰為團員之一，代表團在日本完成任務，田中表示贊成且絕不干涉，乃有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東北廢除民國肇始以來懸掛的五色國旗，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中國統一乃告實現。二十年後，運辰曾有詩追述這一段經過：

舟行迂道金山

二十年前此地遊，皇華使節動神州。

(參與慶賀日皇加冕代表團)

而今飄泊無人識，獨坐船頭看海鷗。

民國十八年，中蘇關係惡化，兩國斷交，繼之爆發了中俄邊境之戰，時莫德惠任中東鐵路督辦，運辰任督辦公署秘書長，國民政府為解決中蘇問題，派莫德惠以鐵路督辦兼中蘇會議全權代表，赴莫斯科展開談判。十九年初，運辰以一等秘書身分，隨莫德惠到莫斯科，參與談判工作。中蘇會議艱辛談判了一年多猶未結束，而東北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，日軍佔領東三省。時中蘇會

議的主要目標——中東鐵路，已為日軍控制，因此會議就停頓了下來，莫德惠歸國，運辰留在莫斯科處理殘局。

民國二十一年三月，偽滿洲國成立，溥儀做了傀儡執政。鄭老蒼任偽國務總理，專使傳話給時在莫斯科的蔡運辰：「歡迎他攜中東鐵路檔案回『國』（偽滿洲國），並要以職虛席以待。」——所謂要職，指的是外務部次官——因為日俄當時將要開東京會議，商討鐵路讓售條件，切迫需要這些檔案，此時運辰的母親呂太夫人，也自哈爾濱馳書運辰告以：「奉命於國，歸降於敵，何以為人？」

歸國報命賦閑天津

運辰忠心耿耿，愛祖國，本來沒有歸「偽滿」的意念，奉母書，意愈堅。他母親呂太夫人原住在哈爾濱中東鐵路官舍，（父雲海公已於民國十一年病逝）偽滿洲國當局以運辰抗命，把呂太夫人趕出鐵路官舍，呂太夫人攜兒媳及兩孫避禍瀋陽，困頓狼狽，不可名狀，兩孫一病死，一以高熱病後貽留右腿病跛，太夫人不讓運辰知道，以免他在國外憂傷。

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，中蘇恢復邦交，二十二年三月，新任駐蘇聯大使顏惠慶到任，運辰才向新大使顏惠慶交卸了任務，攜運談判檔案回國。他因為攜帶有檔案文件，怕遭偽滿扣留，乃取道海參崴，搭乘俄輪，返回國內後，向國民政府有關部門報命，交割檔案文件，他使蘇三年，後一年多沒有領到薪水，在莫斯科艱苦渡日，他因

索薪引起有關當局的不滿，不給他發表新職，他竟因此在天津賦閑，未任公職，生活清苦，但無怨無悔。他在莫斯科時，曾有七律四首寄給他的妹妹運卿，摘錄二首，以見他在異國的心情：

(一)
此日唯須仗節才，莫斯科上任徘徊，
名園物異能乳，絕域春寒雁不來，
回首中原猿鶴化，指山西擴大會議與政
府對抗。關心邊塞虎狼猜，廟堂大計
君知否，羽檄朝朝去又來。

(二)
素廣勞形力已殫，莫言赤手挽狂瀾，
十年作官謀生拙，萬里和戎決策難，
未定歸期同謫戍，偶逢勝地且盤桓，
胡兒不識黃齋，一任聲聲喚契丹。
俄人呼中國為吉代，即契丹之轉音也。

由蘇聯歸國後，他也有幾首記事詩，語多感慨：

(一)
三載流光赴逝波，初盟舊地忍經過，
雪花猶作當年白，烽火爭如此日多。
赤子真無卒歲計，胡兒已唱凱旋歌，
也和議非常策，其奈三軍罷戰何。

(二)
一紙書成各息兵，敵師連日退名城，
中朝大老持高論，絕域編氓慶再生。
割地輸金休比擬，移薪曲突費經營，

當時廟算成何事，西極遙遙拜主盟。

(三)

任重由來賞鑒稀，有誰謀國洞先機。
升沉自是關時會，成敗安能定是非。
敵虜中情多變幻，廟堂大計畫依違。
嗟余同氣真同病，萬里和戎待罪歸。

原註：時因索薪爲當局所不滿。

歸國報命，未得當局派任職務，因而賦閑的蔡運辰，留在南京無官稱職守，回到東北亦勢所不能，只得暫時僑居於天津，這時呂太夫人曾到天津來探視他。問他：

「你已向政府覆命了嗎？」

他答說：「是。」

「政府有沒有派任職令？」

答：「沒有。」

呂太夫人說：「世變方亟，如果政府需要你，自然要盡忠職守；不然，或貿易，或耕稼，可以自給，不必一定要作官。」運辰受母教，此後往來於華北東北之間，據他自稱是「晦跡販鬻」，事實上是在天津開了一家商號，做一點東北華北間的貿易。這時呂太夫人還回了鳳城老家。他每返家探母時，僑滿人員仍不時找他出任偽職；僑滿警探，對他加以監視，曾多次到他鳳凰城老家搜查，多虧他有一個堂兄，時任僑滿經濟大臣，對他略予庇護，所以他雖拒任偽職而未獲罪。後來「蘆溝橋事變」，中日戰爭期間，他仍在天津經營他的商號。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，呂太夫人病逝鄉里，賢母未及親見日寇投降，國土重光

，引爲憾事。

抗戰勝利當選國代

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三十五年國軍接收東北，瀋陽的一家報紙刊出了一份「東北漢奸題名錄」，把凡是任過公職而未隨政府到後方去的人都列名其中。而「蔡運辰」的大名也儼然上榜。他的朋友寄了一份剪報到天津，運辰曾有律詩一首記載其事：

一紙書來說大觀，恍如天榜夢中看，
三年異國悲羈旅，兩字嘉名錫漢奸，
海上蘇卿輕性命，嶺南坡老誤書翰，
紛紛真偽何須問，青史由來話半漫。

民國三十六年，運辰應他舊友民社黨魁張君勳的邀約，加入了民社黨，被提名爲國民大會代表，返鄉競選當選，三十七年三月到南京參加了第一屆國民大會，選舉總統、副總統，會後回到北平，時東北戰局惡化，華北亦岌岌可危，未幾北平局部和談，運辰化名攜眷脫險潛出北平，展轉抵廣州，流寓數月，政府接運時在廣州的民意代表疏散來台，運辰乃攜眷來台，抵台之初，寓台中西區安龍巷。

上書閻錫山論國是

運辰離廣州前，京、滬已告失守，民國三十八年六月，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，就職之日，運辰曾趨行政院道賀。抵台灣後，他憂心國事，曾兩度上書閻錫山院長，提出他對國是及軍政財經

大政的建議。建議重點，在如何開源節流，整頓財政，以支持軍費。首次上書曰：

「竊運辰遠東下士，流落穗垣，值我公正位鈞衡，當經趨賀，時促賓乘，未得一聆清誨。本擬再求展覲，適奉令疏散來台，翹企崇輝，更深馳系，年來大局動盪，日蹙百里，敵軍所至，望風披靡，鈞座秉政不及一月，閭閻漸復生機，民衆漸臻安定，士卒漸有戰意，國際漸表同情。所謂李綱入相，始成朝廷，昔聞其語，今見其事。

恢復方略，經緯萬端，除舊布新，非財莫舉，政府對於財政，業已開源節流，百廢俱興，運辰尚願貢一得之愚……。」

第二度上書曰：

「前者率陳管見，上瀆鈞聽，蒙獎飾之逾恆，倍感慚於無已……。」

其中有一段說：

「抑更有進者，昔唐德宗播遷，陸宣公主持文牘，所下詔諭，雖悍將驕卒，無不流涕，辛成中興之局，近年我政府惜墨如金，當光復時，運辰親見東北民衆，翹首德音，有如望歲，而行政院無一佈告，東北行轅無一佈告，各省政府偶有佈告，模稜數語，不知所云，以致人心離散。鈞座旋乾轉坤，竊願注意及此，凡有良法美

意，皆應廣發文告，以通上下之情……」

不屑跳黨保全人格

民國四十三年，莫德惠出長考試院，提名運辰任祕書長，並命他的子女莫少柳、莫佩珊到台中勸駕。運辰堅辭不就，他在「上莫柳忱院長書」中稱：

「前奉聘書，當即具狀懇辭，度達鐵典，佩珊少柳來寓，傳述鈞旨，倍切悚惶。辰受知三十年，本不應自外生成，屢辭寵命，惟人各有志，未可勉強，……晚近以來，人才蔚起，但有不可得之官，而無不勝任之職。前門驅出，後門滑入。見有明出處之分，論去就之義者，譁然非笑，以為怪物。仕途混雜，職此之由。古人有言：『士君子處世，寧使人招之不去，勿使人揮之不去。』辰草茅下士，固難上擬前修。而鈞座位登台閣，手握鈞衡，當大賢得位之時，正故人求退之日。……務祈鈞座勿再畀辰任何名義，否則屢派屢辭，現在鄉人求事者多，一經傳播，不免……。在辰一介腐儒，固無所損，亦或為鈞座威名之累……。」

莫院長接到信，再寫信給他堅約，他再以「復莫柳忱院長書」堅辭。在他二人一約一辭之際，黃少谷傳達了中央的意見：「如欲任蔡運辰為

考試院祕書長，須以加入國民黨為條件。」莫德惠再遣其子少柳到台中向運辰說明，運辰說：

「我對民社黨無特別愛好，如果在平時，我對民社黨不滿，可以退黨；我對國民黨認同，也可以加入。但在此時，為了做考試院祕書長而跳黨，這是有損人格的事，我不能做。」

——當時民社黨的大老也勸他通權接受，他堅持原則，為朋友譏之為「迂闊」。

做六年幕後祕書長

最後在莫院長盛情難却下，他推荐了他的朋友景佐剛出任祕書長，他以朋友身分，在考試院後院的院長室，協助莫院長核閱重要文稿，而景祕書長在考試院前院辦公。故院中同仁間，咸稱運辰為「後院祕書長」。他在考試院做了六年的「幕後祕書長」，民國四十八年，以夫人逝世，辭謝莫院長回到台中，是年他五十九歲，此後即致力於佛學著述，未再出任公職。

蔡夫人胡玉珊，虔信佛教，皈依虛雲老和尚，法名寬玉。夫人隸籍安徽，寄籍東北，系出名門，有兄若愚，為東北少帥張學良摯友，曾任青島、天津市長，夫人晚年日誦金剛經一卷，佛號萬聲，偶病胃，六日而逝，得壽五十七歲。運辰有「墓道」詩七律十首，係悼亡之作，摘錄三首如下：

(一)
墓道徘徊日又斜，西風獵獵捲黃沙。
海天難覓忘憂草，人世原無不謝花。

誰向仙山訪魂魄，也同秋水望蒹葭。
凋年急景鄰除夕，臘鼓空陳未忍趨。

(二)
由來頑福本難修，一夕新添萬斛愁，
始信浮生真夢幻，枉思晚景共優遊。
幾多往事成追悔，豈有年華許倒流，
種種悲懷說不得，九泉未設寄書郵。

(三)
離亂殷憂歷幾回，平生難值笑顏開。
飄零九夏離家別，蕭瑟三秋落木哀。
空說暮年歸蔗境，可能微善證蓮台。
從今添得傷心日，風雨重陽掃墓來。

運辰早歲信佛——終生茹素。緣於民國十一年時，他的父親雲海公逝世，循俗例延僧超荐，有淨蓮和尚者，與其家有世誼，運辰詢老和尚佛之有無，老和尚答：

「你根本沒有閱讀過佛書，怎能和你談佛之有無？我先帶幾本初機入門的佛書給你，然後再討論此一問題。」

明日果然帶書來，則是丁福保氏所著的「佛學概要」，及「阿彌陀經解、三皈依解、五學處解」合刊，運辰讀之，如獲至寶，後來他與丁福保及當時的佛學家唐大圓等通信討論佛學，並皈依於虛雲老和尚，由此他鑽研佛理，終生不懈。二十三歲開始茹素，雖出國、旅行亦堅持不變，不得已時，則以麵包白水充飢，浮海來台後，民國四十四年六月，台灣高僧斌宗和尚在台中傳授「菩薩戒」，運辰受「滿分戒」——即受五戒。

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而他行持嚴謹，終生不毀犯。

編纂表解大藏經目

民國四十五年，台灣佛教齋素名流，倡導「修訂中華大藏經」，趙恆惕、屈映光担任正副總編審，運辰任總編纂，此後即全力投入藏經編目上。他訂的目標是：「過去藏經已收入者，一目不缺少，一目不重複。」以此，他校閱了各種不同版本的藏經，勘對了經目中經同目不同的經卷原文，先後歷時十五年，編撰成「三十一種大藏經目錄表解」出版，其間也完成了中華大藏經一、二、三輯的印行出版。此外，在台灣「菩提樹」、「人生」等佛教雜誌上發表佛學文稿逾百萬言。

民國六十六年，運辰以三子均出國深造就業，不得已而遷居美國德州休士頓市。在休市參加了美南佛教會，參與了休市玉佛寺的興建，以及捐款成立放生會，並繼續從事文字整理工作及誦經禮佛。一九八二年，因散步跌跤，傷及腦部，手術後不能再從事文字工作，體力亦日漸衰退。一九八八年辭去國民大會代表職務，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六日，在休士頓市寓所病逝，享年九十二歲。運辰有三子，長子興濟——即民國二十一年，由呂太太人自哈爾濱攜往瀋陽因病致跛者，國立台灣大學畢業，曾任國立台中商專及私立輔仁大學教授，出國後任休士頓市華文學校校長；次子興餘，三子興安，均東海大學畢業，出國後各獲博士學位。並任職於德州石油公司高級主管，

孫男女多人，長者多獲博士碩士學位，幼者猶就讀中。

運辰一生著作等身，中年以前文稿遺留大陸未及攜出，晚年發表文字數百萬言，結集行世者

為「三十一種大藏經目錄表解」，「人生漫談」及「如是庵內外稿」初集五十萬言，其他文稿尙有待編輯整理。

一九九三年元月寫於運辰長者逝世週年前夕

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

邵鏡人著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

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、要目有：無所不談札記、憶昆明、一代學人柳詒徵、項羽新傳、感懷于右任先生、袁世凱的悲劇、民初政壇秘辛、蜀中遺老趙熙、五卅慘案回憶錄、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、清代江蘇兩賢哲、梁鼎芬的風範、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、天才詩人黃仲則、樊增祥與易順鼎、王國維其人其學、民主運動的新階段、一代學人陳含光、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、內容精彩、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，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，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